



庞清明,当代诗人,获中国网络诗歌20年创作奖,中国十佳诗人(网选)称号。香港文学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在《诗刊》《钟山》《萌芽》《星星》《清明》《作家》《青年文学》《红岩》《上海文学》《北京文学》等数十家刊物发表大量诗歌,出版作品集4部,入选全国数十家权威选本。

雨水:我的寂寞(外二首)

◎庞清明(广东东莞)

我的寂寞是隐身镜中的荷池柳巷,
我的寂寞里蛙鼓震天,
雨水抽穗,
雨水盗走的远方牧场,
蟋蟀是子夜明灯,与星星同往。
雨水是我寂寞得独语的部分,
雨水为我打开幸福的缺口,
梦中怀抱的雨水,
弦在弦上——

南方一座小小岛

南方一座小小岛,
泪湿青衫,
古老的石寨村落,
浮叶与潮汐共眠,
我的黑脸膛父兄,
深夜出海,
我的黑脸膛父兄,
海底归来。

南方一座小小岛,
月光漂泊多远,
仙人掌展开的岁月有多远,
鱼与美人同鼓齐歌,

花岗岩述说的海盗城堡,
我用心敲打的情床,
大海久未出现。

南方一座小小岛,
回头浪子口里含盐——

七月飞鸿

躺进凉台的一抹夕晖里,
呷一口口妻儿的软语,
温温凉凉,
我捧读七月的远方飞鸿,
家父在红砖楼房的咳嗽,
是我冷清日子的唯一慰藉。

我是一粒叛逆的玉米,
久居闹市,已失去最初的光泽,
遗忘了物性,一如四季阴晴,
心安理得,坐享生活的繁花。

农事已过,汗珠和谷粒,
镰刀和吉祥收进粮仓,
家父与大地一起袒胸露怀,
让酒香吻过,
沉入柔顺的玻璃。

年复一年 魂系巴山,
家父捎来田地地角的消息,
是我天涯之旅的唯一幸事——



南地,本名潘镛。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在《星星诗刊》《诗选刊》《诗歌月刊》《草堂》《江南诗》《四川日报》《中国青年作家报》等多家报刊发表200多篇诗文。有诗歌入选《中国新诗》《新世纪诗典》《四川诗歌年鉴》等书。出版诗集《逃亡的星空》。

传说(外四首)

◎南地(四川江油)

当它是个动词时
万物在场
时钟走动
我正被一群蜜蜂的嗡嗡声吵醒

当它是个名词时
万年之前
岁月绘制一幅岩画
白云像羊群一样
匍匐在记忆的河床之上
啃食春天的阳光

蒙古人的篝火

马蹄生风,篝火在大地上移动。
文字化为灰烬,是欢乐,还是凄凉?
日落后的琴声,最为忧伤!

是谁在空旷的原野哭泣?
是谁把血沃的疆域,锁进母亲的子宫?

大雪覆盖了草原,
羊群默不作声。

所有的道路指向过去,
但回不去的是时间……

石板街

行走的人多了

都匀石板街也就包浆了
这里的每一块石头
在苗人的舞蹈、布依姑娘的山歌里
叮当作响,光亮如玉,温润乍现

在这里,一次又一次
秋水望穿,从天空飘起云彩

朝阳一翘首
日子就辉煌

在海边

在海边
我爱沿着海岸寻找灯塔
若是看不见
总担心那些在大海航行的船只
失去方向
船上的人回不了家

养花人

某养花人
从不买开了的花,在家摆放
总是到花市去买幼苗栽培

他要一天天看着它们长大
像养孩子一样精心呵护

看着枝条上一点点挤出花苞
看着花朵渐渐绽放的样子
他会醉入花香,跌进梦里

“平”说诗歌

人与时间的和解

金平

父亲在河里沉浮
岸边的草丛中,我负责看管他的衣服
手表和鞋。
离死亡还有七年
他只是躺在河面上休息。
那个夏日的正午
那年夏天的每一天。

路上偶尔有挑担子的农民走过
这以后就只有河水的声音。
有一阵父亲不见了,随波逐流漂远了
空旷的河面被阳光照得晃眼
我想起他说过的话
水面发烫,但水下很凉。

还有一次他一动不动
像一截剥了皮的木头
岸边放着他的衣服、手表和鞋。
没有人经过
我也不在那里。

(韩东《河水》)

韩东是诗人也是小说家,他对写诗和写小说都精通,正是诗与小说这两种艺术经验的交汇促成了《河水》的诞生。《河水》是一首新颖的诗。显然,《河水》为阅读制造的晕眩,也是诗中所写“夏日的正午”“我”在河岸边的草丛里看到“空旷的河面被阳光照得晃眼”时感到的晕眩,是父亲“消失”后河面带来的晕眩,是父亲在我回忆的河面上“复活”所带来的晕眩,是多重晕眩的混合。

诗人对时间的处理带有强烈的哲学意味。诗的开篇“父亲在河里沉浮”,表面上是“此刻”作为叙述的起点,实际上伪造了“此刻”,他“离死亡还有七年”猛然将伪造的“此刻”还原为“过去”,真正的“此刻”是我正在回忆和写作的“此刻”。诗人在过去建立了一个“此刻”作为时间叙述的支点,他“离死亡还有七年”是当下的“此刻”对已经发生过的事实陈述,而当叙述跃回过去的“此刻”,它便变成了对未来的预言,预言同时也是预知,真正的上帝视角,在时间的内部制造了空间。随后,诗人的叙述消除了时间,或者说,诗里的时间经由线性的缠绕最终化为时间的混沌。时间的本质正是如此,它非常罕见地呈现在一首诗中。

有了“时间的混沌”作为基础,诗的后面的叙述就完全自由了。诗人无论是对细节的叙述,对经历过的情境的还原,还是对我“不在”河岸边时对父亲在河面休息时的想象,均将时间作为一个视窗,并且,似乎时间的视窗并不重要,然而,事实上真正重要的并不是视窗里映现的内容,而正是视窗本身。现代哲学认为,时间并不存在,时间只是人们虚构出来的一个“观念的尺度”,为让这个世界可以理解而以时间为维度建立起“时间的秩序”。我所观看到“父亲沉浮”之河,本质上是“时间之河”,是让人沉浮、供人休憩、引人忧伤的“时间之河”,我所观看的父亲,实际上不只是父亲,我对“父亲”的观看也是对“我自己”的观看,也是对每一个人的观看。诗人在诗的前后两次提到放在岸边的“衣服、手表和鞋”具有强烈的暗示,读之意味深长。

从《河水》中,虽然我们不难读出诗人对父亲回忆时的温情,不过,诗人在写作时以小说家的冷静笔触尽力将那温情予以克制。诗人所看重的所欣赏的是“父亲”在河面“一动不动”的物我两忘的状态,是他在河面上“不被观看”的无拘无束的状态,这是人与时间的和解,乃至,人的这种“上帝”般的状态正是得之于“时间之河”的成全,太难得了。因此,当诗人淡淡地写道“离死亡还有七年”的时候,给人感觉是在陈述一件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2024第16期 总第126期

海棠诗会投稿邮箱:
yxdsbbjb@163.com